



世界侦探冒险文学的一代宗师
一部风靡世界的侦探小说



亚森 · 罗宾

探案集 2

[法] 勒布朗◎著 余 涛◎编译

Arsene Lupin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亚森·罗宾 探案集

2

（法）勒布朗◎著

余 涛◎编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勒布朗（1864—1941）是法国著名作家，他在早年文学生涯中写过不少短篇小说，注重人物心理分析。1908年，勒布朗的第一部惊险小说《侠盗亚森·罗宾》问世后，获得了极大成功。从此，勒布朗致力于惊险侦探小说的创作，他围绕罗宾这个神秘人物，创作了五十多部系列侦探作品，较著名的有《空剑峰》、《碧眼小姐》、《虎牙》等。

勒布朗的小说以构思新颖、布局巧妙见长，通篇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神秘感。作者并不在语言方面过分雕琢，而是力求文字简洁平实，情节曲折跌宕，结局往往出人意料。读者一旦开卷，便有一口气看完的欲望。

目 录

金字塔之谜

第一章	赛马场的小偷	2
第二章	侯爵的家徽之谜	21
第三章	尼罗河的源头	37
第四章	仰望金字塔	52
第五章	发现宝藏	74
第六章	迷人的法国大地	100

存亡时刻

第一章	第二命案	114
第二章	葛萨特的调查报告	125
第三章	艾伦母亲的悲哀	134
第四章	有人死在密室中	148
第五章	第二次搜捕	163
第六章	罗宾的危机	177
第七章	真相终于被揭开	194

碧眼少女

第一章	蓝眼少女	210
第二章	伯爵的小提琴	235
第三章	玻璃瓶之争	260
第四章	你就是罗宾	277

金字塔之谜

第一章 赛马场的小偷

在这世界上，最狂热的地方莫过于赛场。尤其是足球、橄榄球，这样对抗激烈、观众很多的项目，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可是这样的项目也不及赛马疯狂。足球场的秩序是难以控制的，但还是有人浪一说，可是赛马场是一片混乱。因为看赛马的人，大多不是迷恋赛马，而是地道的赌徒。有时候一场比赛下来，就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倾家荡产。如果你是一名摄影师，在这里你能抓拍到最兴奋的镜头。胜利的人像疯了一样到处乱跑，就像无法控制的洋流。

没有什么事情是比爆冷更让赌马者们兴奋和沮丧的了。巴黎郊区的赛马场刚刚爆出了一个冷门：在第五场比赛中，名不见经传的赛马克勒拿博得头名，而大家寄予厚望的名马利塞，却屈居第三。

“真他妈倒霉……”一个人撕碎了马票，用力摔在地上。很显然，他在利塞的身上，押了不少钱，可没想到会失败。

那些押了克勒拿的人，欣喜若狂。他们晃动着马票，狂奔向领钱窗口。赌马就是这样，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输家和赢家都很难退出。因为这项比赛，在输赢之外，还有观看时巨大的刺激，这刺激是种精神依赖。

这第五场比赛，因为有名马的参赛，所以赔率很高。其后的几场，因为没什么悬念，所以赔率极低。许多人开始退场了。拥挤的出口，就像早高峰时，班车的车门。尼古勒随着拥挤的人流，缓慢地向出口移动，用了很长时间才到出口。这时一个人撞向他的前胸，他马上伸出手，按住自己的上衣口袋。

“没有被盗吧？”他妻子艾娜关切地问。

“当然，这么多钱，我会时刻小心的。”尼古勒低声对他妻子说。

“跟你生活，就是提心吊胆。为了这场比赛，你敢押上全部家底，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我们输了，我们今后要靠什么生活啊？”

“如果这点勇气都没有，我就不来赛马场了。回家后你换个钱包，来装这些钱吧。”

“我早就换钱包了，因为我做梦，梦见我们赢大奖了。”艾娜笑着说。

“你会花钱买新包，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其实我早就想换一个钱包了。以前的那一个虽说是摩洛哥皮制的，可是已经用了三年了。尽管旧货商店的老板说，它是来自侯爵家的东西。可是谁能用一个破烂的兜子，来装钱呢。”

“你说得没错。这回我可以考虑，再买一个保险柜了。”尼古勒说。

尼古勒夫妻经常和侄子加纳利，一起来赛马场。这种组合在观众席中很少见，所以也颇受他人关注。赛马场的售票员最初以为他们是一家人，后来知道他们的关系后，也对他们印象深刻。

熟悉他们的人，要是几天没看到尼古勒，会这样问售票员：“那个红胡子的盲人按摩师，怎么没有来？”

盲人看赛马，这的确是道风景线。每当带着墨镜、拄着拐杖的他，在观众席中行走的时候，人们就会对扶着他的艾娜和加纳利敬礼，他们羡慕尼古勒的爱情和亲情。

艾娜长相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可是那质朴的衣服和淡妆，掩盖了她的美。人们说她是具备传统美德的女人，其实是在说她落后于潮流了。

加纳利是个还不到20岁的小伙子，长着金黄色的卷发，有一双女孩般清澈的大眼睛。皮肤白皙细腻，也像女孩一样。他给人一种聪明伶俐的印象，但是那偏瘦的身体，让人觉得他不够健康。

几个人一走出门口，尼古勒就喘着气停了下来。他从衣袋里拿出雪茄，刚叼上，还没来得及点燃，就有人在身后拍了他肩膀一下。

“你好，老兄。”一位高级警察对他说。

“你是谁？找我有什麼事情？”尼古勒转过身问。

“我是警察，请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东西。”警察从衣兜里拿出一块金壳的手表，递过去。

“这怎么可能，”尼古勒接过手表，一脸惊慌，“我的表就放在衣袋里，怎么可能丢，这真是太可怕了。”

“你确定这就是你的表吗？”尼古勒仔细摸了摸，

“我确定。因为手表上有我名字的缩写。”

“你叫什么名字？”

“尼古勒·德库华。”

“尼古勒先生，除了这只表，你没有丢失其他东西吧？”

此时的尼古勒正在检查自己的衣袋，当他发现钱包还在的时候，才长出了一口气。

“还好，小偷没有拿我的钱包。”

“那就好，可是我要麻烦你跟我走一趟。”

“去哪儿？”

“赛马场治安办公室。我们把偷你东西的家伙关在那里了。你得到那里和他对证一下，我才能把表还给你。”

“那好吧。”尼古勒由妻子挽扶着，走向治安办公室。他们的侄子，走在他们后边。

赛马场里虽然走了很多人，可依旧是万分拥挤，特别是售票处的窗口前。要去治安办公室，必须得从这里经过。

“夫人，保护好你丈夫，别让小偷拿了他的钱包。”几个人走进人群的时候，警察叮嘱艾娜说。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买第六场赛马票的人，也异常地多。他们蜂拥到售票处前面，一下冲散了尼古勒等四个人。艾娜焦急地寻找尼古勒，发现他无助地站在人群中，眼看就快要被挤倒了，那个走在他前面的警察也不知去向。艾娜挤过去扶住尼古勒。

“你看到那个警察了吗？”尼古勒问。

“刚才还看见了，现在也不知道去哪了。你快看看钱包还在不在。”艾娜说。

“我一直按着口袋，不可能丢，”尼古勒很自信，可突然间大惊失色，险些跌倒，“怎么可能不见了？我的5万法郎啊！”

尼古勒打开上衣的纽扣，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坚硬的小物件。

“怎么会是警察的银制胸章！”艾娜惊讶地说。

“我们被人骗了，刚才那警察是假冒的。”尼古勒说。

几个人马上去巴黎警察厅报警。

尼古勒说：“这小偷也太嚣张，偷钱就偷钱，还把你们的胸章放在了我的口袋里，这分明就是没把你们放在眼里。”

“岂有此理。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厅厅长，还从来也没见过这样大胆的小偷。挑战我不说，还敢往我们警察身上抹黑，我要是抓到他，一定从严处理！”

厅长给部下下命令，让大家想尽办法抓住这个假冒的警察。巴黎的各个分局，开始布控，并通力合作，展开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搜捕活动。可是过了很长时间，他们还是没有找到关于那个小偷的一点线索。那个小偷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警方唯一能肯定的事情就是：的确有人假冒了警察。因为它们在赛马场附近的森林里，找到了一件没有胸章的警服。

为了抓住这个小偷，巴黎警方一开始，就调用了最著名的刑侦专家葛尼玛。可是葛尼玛也一无所获。

警方的兴师动众，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密切关注。现在他们看到了警方的徒劳无功，就开始对警方口诛笔伐。抨击警方是无能之辈，连一个小偷都抓不住，完全没有能力保护大众的安全。

这些报纸在抨击警方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给尼古勒捐款，同时号召善良的人，给残疾的尼古勒捐款。

一个小偷偷了残疾人多年的积蓄，这引起了众怒。人们都希望警方快点破案，并追回那些钱。

人们开始分析，有谁能做出这样的案子了。

“扮演警察，隔着衣服取物，这样的事情，我看也就罗宾能做得出来。”《鲁炭报》的一名编辑对主编说。

“我看也是罗宾干的，别人不敢戏弄警方。”主编说。

“那我就写：侠盗罗宾，惩戒赌徒，盗取了尼古勒5万法郎，行吗？”

“写含糊点，毕竟我们不知情。”主编叮嘱说。

报纸一发表，巴黎的市民都认为此案是罗宾所为。警方也开始通缉罗宾，可是根本就找不到罗宾的踪影。

案发一周后，各大媒体都收到了一封来自纽约的电报。这些电报的内文完全一样，落款全都是罗宾。罗宾声明：我罗宾不偷穷苦人的东西，更不会去偷一个盲人按摩师。对于尼古勒的遭遇，我十分同情并愿意资助他5万法郎，用以生活。现在我已经委托一家银行，代我去慰问按摩师。

各家报纸相继登出了罗宾资助按摩师的消息，尼古勒也得到了罗宾让银行送去的5万法郎。

“我就说，罗宾不会干这样小偷小摸的事情。”

“是啊，罗宾不愧为侠盗。能给素不相识的苦命人5万法郎，这境界也太高尚了。”

人们传扬着罗宾的故事，媒体也报道着罗宾的善举。因此罗宾的名气更大了。

大家都说尼古勒一家是因祸得福。可是他们的好景不长，有一天深夜，一阵凄惨的叫声从尼古勒所在的房间里传出来，惊醒了整座公寓里熟睡的人们，许多人跑过去。公寓管理员快速打开房门。一眼就看见了昏迷在地上的加纳利。他已经被绑住了手脚，并被碎布堵住了嘴，就算苏醒了，也无法呼救。人们在隔壁房间里，救醒了失血昏迷的艾娜。

“快抓强盗……我的5万法郎……”

艾娜喊了一声，再次昏倒。人们找来糖水，救治艾娜，才总算让她脱离了险境。

案发的时候，尼古勒不在场。很多天以前，他就应约去附近的一个小镇，给他人按摩去了。有时候，病人病情严重，他就夜宿在病人家里；要是病人不需要长时间按摩，他就打电话让侄子去接他回家。今天他已经和加纳利说好，让加纳利去接自己，但是谁能想到，遭了这样一场劫难。

人们报警后，几个警察快速来到现场，他们分别对加纳利和艾娜做了调查。

加纳利说：“我已经睡着了，是被一阵奇异的声音惊醒的。我站起身，没有开灯，想听听声音从何而来。就在这时我发现房间中，有两个蒙面的大汉。我刚想呼救，就被他们击昏了，然后他们绑了我的手脚，并堵住了我的嘴，把我扔在地上，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艾娜说：“我就住在加纳利的隔壁，他们弄出的声音惊动了我。我刚想大声喊叫，就被一个蒙面大汉打倒了，然后他用破布塞住了我的嘴巴。另一个砸坏了我衣橱上的锁，拿出了我放在那里的5万法郎。他们拿完钱就要走，我抱住了那个堵我嘴的人，还咬了他一口。他恼羞成怒，便给了我一剑，还踢了我一脚。我就不醒人事了。”

“你那个装钱的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至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

“那是我刚刚买来的一个新包。”

“为什么要买新包呢？”

“我的那个老式钱包，已经破旧了，不适合装钱。我丈夫早就建议我买个新包了。于是我就买了个新的，可是在赛马场被小偷偷走了。不久前，罗宾给的资助到了。于是我又到附近的商场里，买了一个新钱包。”

“那钱包是什么样子的？”

“是黑红色的纯皮钱包。上面有字母N·D，那可是我丈夫名字的开头字母。”

“你还记得，那两个蒙面人，是怎么离开这所公寓的吗？”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正门逃走的。”

“不，这不可能，”管理员大声说，“我看管的大门上有电铃，无论是进和出，它都会响。可我在案发时，没有听到任何声响。”

现在找不出盗贼是潜入还是原本就在公寓中，破获案件的难度就加大了。警方仔细检查了各处的门窗，任何地方都关得很好。于是他们开始调查公寓内部的人，也没有发现他们作案的蛛丝马迹。

葛尼玛闻讯，马上赶到现场。他仔细检查了房间的每一处，还检查了公寓的外围，可是没找到一点关于犯罪的痕迹。

“探长，这是不是罗宾的所为啊？”一个警察问葛尼玛。

“太像了，可是罗宾从来也不伤害女人。”

“这案子可真是棘手。”警察摇头走开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巴黎警方忙得不可开交。媒介依旧不依不饶，他们用“逃出天网的强盗！”“警界宿敌！”等标题，报道此案。

警察忙于调查的时候，尼古勒坐着出租车回来了。别人和他说：“你家被抢劫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尼古勒看到妻子后，一脸焦急的神色，“你伤的重不重？”

“还好，就是伤了肩膀。”

“看清蒙面人的样子了吗？”

“没有？我看这钱是追不回来了。”

“只要你安全就好，我给你理疗一下。”

两人进屋后，带上门，低声谈论着一些事情。过了三个小时，加纳利有

事，推门进来，两个人马上都保持缄默。很显然，他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因为艾娜受伤了，所以加纳利顶替她上街购买食品。有一天傍晚，加纳利买完东西，原路返家。不经意间，发现一个人躲在公寓前的电线杆后面，鬼鬼祟祟地看着自家所在的第三层。

“莫非这个人，就是入室抢劫的盗贼。我得过去看看他长什么样子，然后好报警。”加纳利心想。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通往公寓的小巷里没有路灯，让人看着就有一些心慌。加纳利鼓足勇气走过去，那个人发现加纳利以后，马上摆出一种散步的姿态，颤颤悠悠地走远了。加纳利笑自己太敏感，因为那个人，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可他转念又一想，这个人也没准是盗贼安排的线人。于是他把此事告诉了艾娜，然后走出叔叔所在的房间。

艾娜笑着说：“我断定就是他。”

尼古勒眨着眼睛说：“除了他不可能是别人。”

“这一回，他不给我拿一百万，我决不善罢甘休。”艾娜恨恨地说。

“就算他把钱全给我，我也还是会送他进警察局。要不这样，我咽不下这口气，他居然敢拿我当猴耍，害得我在大家面前丢丑。”

“够狠毒。”艾娜大笑起来，那声音就像复仇女神的笑声，含着一种肃杀的恐怖味道。这和她她在众人面前表现出的和善、贤惠截然不同。

一个美女和盲人在一起，这本来就很让人怀疑了。此刻她是彻底暴露了真面目。加纳利走出房门的时候，听到了他们的交谈，就好奇地站在门外听交谈的内容。这时才知道艾娜和叔父，原来是比冒牌警察更狠的角色。

“我叔叔要把谁送上警局？他究竟有什么能力？他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加纳利一头雾水。

第二天，下午四时。两个货郎在公寓门口大打出手。公寓管理员一看有人打架，便丢下工作，看热闹去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形矫健的人，偷偷溜进了公寓内。那个人进入公寓，直奔三楼。他奔跑时的身姿看上去十分轻盈，就像一只猫，脚步落在楼梯上居然毫无声响。

这个人来到尼古勒的房门前，按响门铃，加纳利去打开房门。

“先生，请问你找谁？”加纳利很有礼貌地问。

“尼古勒先生或者他的夫人都可以。”

“你是干什么职业的？找我叔父和叔母有什么事？”

“我是侦探莫博，听说你们家遭遇了抢劫。对此我掌握了一些线索，这对你叔父母来讲，十分的重要。”

“麻烦你稍等，我这就去通告我叔父母。”加纳利仔细审视了来者，然后就进房间，一路上他搜索回忆，总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来客。

尼古勒的住宅，是由两套房子改造而成的。他的房间，就在最里面。加纳利找他的时候，只有艾娜在房间里。

“叔母，我叔叔呢？”

“上厕所了。”

“有人找你们。”

“谁啊。”

“一个侦探，说是知道我们被抢劫的一些线索。”

“带他进来吧。”艾娜说。

加纳利把来客带到叔叔的房间，然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开始想自己在哪里见过来客，可想了很久，也没有想起来。

“你好女士，我叫莫博，是个私家侦探，关于你们家被打劫的事情，我略知一二。”

“我们已经是彻底的穷光蛋了，你来这里也没有任何好处。”艾娜说。

“如果，我帮你们追回法郎，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分给我一些。”客人笑着说。

二人交谈的时候，来客身后那个衣橱的门，悄无声息地开了。尼古勒拿着手枪站在那里。只见他举起手枪，干净利落地砸在来客的头上。来客大叫一声，倒在了地上。

“还以为是个多了不起个人物呢，原来不堪一击。”尼古勒摘下墨镜，很轻蔑地说。

“我们怎么处理他？”艾娜看着尼古勒的双眼问。

尼古勒从口袋里拿出一根黑线似的东西，俯身看着来者，原来他是装瞎。他看来者还在昏迷，就用力拉那黑线一样的东西，那东西居然变成了一条近50米的钢丝绳。他用这条长绳，捆住了来者。

“妈的，跟我斗！”尼古勒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还装死狗！”艾娜大笑着，用皮鞋尖连续踢击来客的肩膀。

“好了，艾娜。我们得先把他藏起来。”尼古勒把身后的衣橱门拉开，然后把里面的西服推到两旁，再卸下衣橱里面的木板，一个暗门就显露了出来。二人把来者抬进暗门后的密室里。

看到来客一直昏迷。二人走出密室。艾娜来到加纳利的房间，让他去采购一些食物。加纳利很快就买完了食物，然后回到家。正在窃窃私语的尼古勒夫妇，看到加纳利回来了，马上停止了交谈。

“客人不与我们一起吃饭吗？”

“他说有急事，就走了。你在路上，没遇见他吗？”

“没有。”加纳利说。

来客在第二天的一早，才清醒过来。他想要站起来，他发现自己已经被绑住了。他用力想挣断绳索，发现根本就做不到。于是他躺在那里，环视四周。这是一个封闭的小空间，就只有一个小灯泡，用来照明。

“我得想办法，逃出去。”来客坐起来，仔细研究捆绑自己的绳索，不由地一阵苦笑。

“看样子，真是这帮恶贼，也就他们能弄来这比利时钢丝匠才能打造出的东西。听说东方有天蚕丝，恐怕就是跟它很像的东西。这东西，虽然纤细，却坚韧无比。要是拿它做防弹衣，就算来复枪都不能打透它。可是警方没法采用它。它的市场价是黄金的三倍，可是很少有人能买到它。毫无疑问，这两个人是那帮恶贼的同党，我得想办法……”来者想到这里就放弃了挣扎，他知道那两个人还会来，他还得保持体力对付他们。

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轻微的开门声，他马上闭上眼睛，装作依旧昏迷。片刻，那脚步声来到了他身旁。他偷看了一眼，发现来者是艾娜。

“睡得舒服吗？罗宾。”艾娜踢了罗宾一脚。

“这地方真安静，就是你太吵。”来者睁开眼睛。

“看样子，我不该来看你。”艾娜一脸坏笑地说。

“我不过是个私家侦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别装了，我早就知道你是谁。只是没想到，你果真有胆跟踪我们，并且跑到了我们家中来。如果我不给你安排个好住处，怎么能对得起你呢。”

“我可是给你们5万法郎的人，你们这样做，就不怕遭天谴吗？”

“可是那些法郎又不见了，我还得再向你要。”

“你们两个贪得无厌的人，别以为我看不出你们的小把戏。你们制造了一起抢劫案，然后再报警。这个时候，知道你们的人已经很多了。你们借助我罗宾的名义，向世人宣布，我给你们的救命钱，又被抢了，这不过是想博得别人的同情，让大家再一次给你们捐款。你们这样摇尾乞怜，简直连乞丐都不如。还有你受的伤，完全是自己手下人的所为。我从来没听说，打一个人的肩膀，也会造成昏迷。你们的演技太劣等了。”

“说我假装受伤，你有什么凭证？”

“如果没有凭证，我绝不会瞎说。我调查过，给你包扎伤口的大夫，他为了得到你的一万法郎，给你出了假的医学鉴定，你那分明就是刀伤，可他却写成是被短剑所伤。”

“你说我自导自演了一场戏，那蒙面人是怎么进入我房间的，又是怎么出去的？为什么葛尼玛绞尽脑汁，也查不出来？”

“那是因为葛尼玛的调查方向错了！他一直认为有强盗进入了你的房间，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两个假扮的强盗，一个是尼古勒本人，另一个是你们的手下。尼古勒以为病人看病为名，先去了郊外，然后又在午夜时分，和手下返回公寓。他有钥匙，当然可以不留痕迹地进入公寓。还有他知道钱在那里，所以屋子里才没有被翻得一片狼藉。第二天，你丈夫放好钱以后，坐着出租车回来。对家中发生的一切，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给他讲你的遭遇，其实是讲给大家的。你们两个人，装出一副万分沮丧的样子。你们这个时候的表演很到位，已经达到了专业演员的水平。也难怪你们二人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诈骗案。现在大家都以为你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可是我知道尼古勒是一个嗜赌如命的医生，而你则是女贼莫丽。”

艾娜听完罗宾的话以后，脸色大变。可她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毕竟罗宾被她捆绑着，她可以随时杀人灭口。

“人们传言，罗宾机智勇敢。有幸相见，果然不同凡响。我倒是很想听听，你究竟了解我多少。”艾娜掏出雪茄点上，慢慢吸起来。

“多年前，你是一名交际花，经常出现在巴黎上层社交圈。那些王公子爵被你的妖艳所吸引，爱慕虚荣的贵妇也愿意在你身边。可是你每次出现，都会盗取他人的东西。你很识货，盗取的都是昂贵的项链、戒指、手镯等装饰品。

有一位子爵夫人被你间接杀害了，因为你偷了她祖传的钻石项链，她悲痛而死。还有一位贵族的漂亮小姐被你害疯了，因为你偷了她母亲留传给她的宝石戒指。可是人们都以为盗贼是外面的人，而不是你这个内鬼。”

“你说得没错。我还想听听，你对尼古勒的了解。”

“尼古勒和你，几乎是同时出现在巴黎上层社交圈的。他是一位有着拳击手体魄的强壮男人，对外界他宣称，自己是德库华男爵。他愿意和大家玩梭哈，而且每次下的赌注都很大，经常5万、10万法郎地赢。大家后来留心观察了他，发现他是一个靠抽老千赢钱的医生，就报了警。还好他逃得快，才避免了牢狱之灾。德库华男爵逃掉后，人们发现你也不见了，那时你的名字叫莫丽。警方马上对你们二人展开了调查，大家才知道你们是夫妻，一个是盗贼，一个是骗子。你们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就给警方留下逃往美国的痕迹，实际上却化装成了一对靠按摩为生的夫妇，隐藏在这没有灯光的小巷里。尼古勒控制不住赌瘾，经常去买马票。你装作陪护，自然没人留心你们的身份。可我罗宾不一样，我早就发现你们了。偷你们法郎的那个冒牌警察就是我。”

“那你又为什么要把钱还给我们？”

艾娜这样问，罗宾没有回答。他料定，艾娜早就想出了自己这样做的目的，要不自己不可能一进入房间，就被他们击倒了。

“我不想验证你的猜测。”罗宾笑着说。

“我知道，你不愿意承认自己失败了，可你还是失败了。有人说，再熟练的马夫，也有翻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和我们作对。”艾娜洋洋得意地笑着。

过了一会儿，尼古勒从衣橱后面的暗门走进来。那表情比赌马赢钱时还兴奋。他径直来到罗宾面前，连眼镜都没有戴。

“自投罗网了，罗宾。”尼古勒大笑着。

“想杀我，就快点动手。”

“罗宾就是罗宾，到这个时候，还这样有勇气。佩服，可是我并不想杀了你。”

“那你想要怎么对待我？”

“我是一个赌徒，而不是杀手。我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钱。赌马赢的钱和抓到你相比，微不足道。”